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李梦生 著

箫瑟金元调



中华书局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李梦生 著

箫瑟金元调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瑟金元调/李梦生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85-5

I. 萧… II. 李…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国-宋辽金元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189 号

责任编辑:张 耕

古典诗词漫话

萧瑟金元调

李梦生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7¼印张·13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3.00 元

ISBN 7-101-03985-5/I·511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目 录

唯恨剑锋不快·····	1
同是天涯沦落人·····	6
对昭君出塞的新见解·····	10
读书山与野史亭·····	16
皎日何曾入覆盆·····	20
莫把金针度与人·····	24
俳谐怒骂与歌功颂德·····	28
骤雨打新荷与流行歌曲·····	33
金元诗的用典·····	37
元小妹的补天手段·····	43
沧海横流谁之罪·····	47
垓种羊之谜·····	53
名与长江万里流·····	57
鸿雁传书·····	61
难为他怎么想来·····	65

顺民的苦恼·····	69
甘为五斗米折腰·····	7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8
坦荡率真的世风·····	83
徒把金戈挽落晖·····	89
冒牌吕洞宾诗·····	94
汉廷老吏的自负·····	100
杏花春雨江南·····	104
何物白翎雀·····	108
诗画题三绝·····	112
幽怨如鬼诗·····	117
世人都晓神仙好·····	121
赋月南楼有佳句·····	126
揭傒斯送别诗·····	132
元代的山水诗与画的关系·····	137
沙际风来草亦香·····	143
蒙古宫廷生活的披露·····	147
萨都拉的金陵怀古词·····	152
望夫石·····	157
看雨与闻雨·····	161
张王米虫儿·····	166
听我西湖竹枝歌·····	172
奇兀秣丽的铁崖体·····	177
誓不改嫁的老客妇·····	182
梦中作诗·····	186

头为饮器.....	190
只留清气满乾坤.....	195
一生傲岸轻王侯.....	199
亭长还乡作天子.....	205
元人咏物诗.....	211
元人咏梅诗.....	215

唯恨剑锋不快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精通文翰的不少，如三国魏主曹丕、南唐后主李煜等；他们驱词使句的本事都比治国要来得高明。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指挥百万铁骑，烧杀抢掠宋朝大好河山的金主完颜亮，也是诗词中拔城夺寨的一把好手。

完颜亮字元功，金海陵王，金熙宗时任丞相。皇统九年（1149）杀熙宗自立。《金史》说他“颇知书，好为诗词”。现在传下来最出名的是他的《鹊桥仙·待月》词：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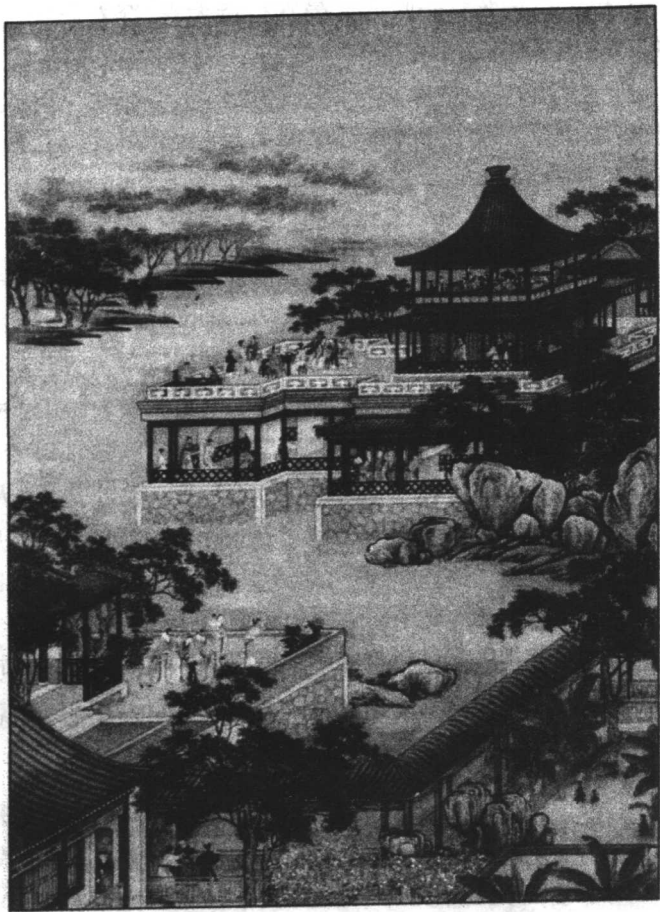
这首词作于完颜亮正在准备大规模进攻南宋时。当时他颐指天下，气壮山河，时逢中秋，正是赏月佳辰，但天公不作美，月亮被云遮住了；于是他的满腔激情，一片杀机，遂借待月而倾泻出来。词上半阙首三句就紧紧扣住“待”字，将激

切热烈的心情隐含其中。片云遮月，遂成通天障碍，一股压抑的失望的心情在胸中回荡盘结，就形成下半阙恣意横肆的风格。虬髯捻断，星眸睁裂，上写自己的烦躁愤怒，豪气干云；下以恨剑锋不快，转出欲断云观月的心情，杀气腾腾，正是他当时要征服天下的志向的表露。词写得粗豪放达，句句本色当行，铲尽浮词艳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它“俚而实豪”；清徐钊《词苑丛谈》也说它“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反映了完颜亮不可一世的气魄。

完颜亮的这首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现的也是这种豪气万丈、横空出世的风概。相传是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在语言风格和表达的囊括字内、称尊天下的志向上也和完颜亮相仿佛。文如其人，诗词是心声的流露。这样的俯视乾坤、震慑人心的风格，也许只有刘邦、完颜亮这类霸才方能具有，普通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他们的胸襟怀抱与常人有别，出语自然不凡；甚至在表现时并不需要太高的文学修养，刘邦就是被人当作不读书的典型来看的。

如果把完颜亮这首词和其他咏月的诗词互为对照，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叱咤风云的帝王气概。

待月的佳话，历史上著名的恐怕要推北宋晏殊和王琪的故事。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晏殊守南都时，以王琪为府金判，宾主相得，天天以赋诗饮酒为乐。曾遇中秋，厨下已备好赏月的酒馐，这天晚上正碰上阴天，晏殊无心饮



中秋赏月——《十二月令图》中之八月景

酒，早早入寝。王琪就写了两句诗送进寝内，诗说：“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晏殊得诗大喜，穿衣起床，饮酒作乐，到了半夜，月亮果然出来了。同样是碰到阴天无月，切望月出，完颜亮是要挟利剑斩开浮翳，一清天宇，何等霸道；王琪是要用丝竹管弦，穿透云层，赶散阴云，何等妩媚。一是帝王霸主，一是翰苑名流，他们的诗词也各各表现了自己的身份和情趣。

顺便一提的是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载的宋太祖一联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虽然不是待月而是咏月，却反映了另外一种帝王之气：充满自负，但堂堂正正，和平雍容，与完颜亮又大不相同。《红楼梦》中贾雨村的诗也颇能说明问题，他在落魄时曾作了一首咏月诗云：“时逢三五便团圞，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表现了渴望出人头地、际会风云的心愿，所以甄士隐说：“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

完颜亮的粗豪之气，进取之心，在他的其他诗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有一首《念奴娇》词，被《水浒传》引用，可见他的词作传布之广。这首词是这样的：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鳞猖獗，掣断真珠索。玉龙酣乱，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词写北国风光，飞雪漫天，而用一连串“震怒”、“掀翻”、“散乱”、“猖獗”等沛塞冲溢的动词，对自然界的力量极力描绘，引出他军中杀气腾腾、气冲霄汉的斗志，末句“看取碧空寥廓”又表现了他的一统天下的进取之心。

完颜亮的这两首词都写得浅显通俗，不以文采取胜。其实，关于他的传闻记载，除了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中“金海陵纵欲亡身”专写他荒淫外，其他篇什却都带有些文人的色彩。他不单单是粗豪，粗豪中尚带风雅。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他曾因见了柳永《望海潮》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经使画工画杭州城邑及吴山、西湖胜景，画中让自己骑马而立，并题诗其上，有“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金刘祁《归潜志》也说：“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赳赳武夫恐怕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他的作品也正是征服天下的野心和文学趣味的反映。

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说文章是人的心声、心画之说是不可靠的。这个说法对完颜亮显然不怎么适用。以文论人与知人论文两者同样是重要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

自从金人的铁蹄踏破了北宋的江山，中原沦陷，南宋偏安，中国的国土又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文学的中心也从北方移到了南方。金初，中原文化走向了低谷，而一批辽宋旧臣，却用凄伤矛盾的心理，弹奏出一曲曲感人肺腑的乐曲，反映了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化面目的一角，其中以吴激最具有代表性。

吴激字彦高，号东山，建州（今福建建瓯）人。他是宋宰相吴玠的儿子，大名鼎鼎的书画家米芾的女婿。靖康末出使金国被扣留，不得已仕金，官翰林学士。国土沦陷，家乡万里，往事不堪回首，他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在笔下时时流露出来。金刘祁《归潜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吴激与宇文虚中到张侍御家赴宴，宴会上佐酒的歌妓是宋宗室的女儿，曾嫁给宋徽宗生母陈皇后娘家的人。吴激和宇文虚中感慨不已，各作词一首。吴激所作的就是后来传遍天下的《人月圆》：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这首词变化唐人诗句，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头两句用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语意隐括自己对北宋灭亡的哀思，接着用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暗示歌妓是旧时宗室，现沦落无依。下片抒发自己的感慨：往事如梦，自己身为宰辅之子、皇宋大臣，也流离不堪，与歌妓相对，犹如白居易《琵琶行》中与琵琶女的遭遇，“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自己和歌妓的身世又比白居易与琵琶女要悲惨得多了。全词通过巧妙的剪裁，思致深远，既表示了自己的辛酸凄切，又由于自己现仕金朝的身份，只能把这种感情巧妙地通过暗示表达出来。

宇文虚中所作《念奴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醪。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宇文虚中字叔通，他与吴激一样，也是使金被留，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在这首词中，宇文虚中利用长调的特点，全用

铺叙实写,把歌女的身世、妆束、技艺一一形诸笔端,直接表示对歌女的同情,在艺术境界上则逊吴激一筹。相传宇文虚中本来把吴激作为后进,见了吴激这首词后,推崇不已,自叹不如。这种前辈风范,确实令人钦敬。

“同是天涯沦落人”,方能深刻地激起作者内心情感的波澜,勾起作者对往事的怀念。与《人月圆》一词在写作环境与表达的情感上完全相同的是吴激的另一首词《春从天上来》,词是因为在会宁府遇到一个南宋老歌女有感而作:

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萤。梦里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啁哳,山溜泠泠。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春风,鬓变星星。舞破中原,尘飞沧海,飞雪万里龙庭。写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对一窗凉月,灯火清荧。

词通过老歌女鼓瑟,写自己对故国的沉思回首,黯然神伤。全词穿插组合了他自己的身世、战乱的回顾,处处突出今昔对比,寄托亡国之痛,章法浑成而富于变化,构成幽伤凄切的感人情调。

由吴激的身世和作品,很容易使人想到庾信。庾信,字子山,他和父亲庾肩吾都是梁朝大臣,侯景之乱,逃奔江陵。梁元帝建都江陵,遣庾信入西魏聘问。不久江陵被西魏攻占,庾信只得留仕北朝。他虽然做着高官,但家国乡关之思,萦绕心头,于是一改早期作品追求华靡新艳的作风,格调转而苍凉疏放,故杜甫《咏怀古迹》说“庾信生平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的诗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叙写流落异域の悲愤；小诗《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把凄凉的心情和对故国の怀念浓缩在短短二十个字中。他的《哀江南赋》，更是苍劲沉郁，催人泪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千载以下，犹强烈地震动人们的心弦。

吴激在文学上的成就当然不能和庾信相比，但是二人同为簪纓之家，同为南方政权的使臣羁留北方，同样受到国破家亡の惨痛，在诗文中表露の真情实感也完全相同。异代同悲，造化弄人，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前人身上寻到自己的影子。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说“诗穷则愈工”，就是说环境的艰难对诗人作品的提高起很大的作用，这在庾信和吴激身上或许最能得到体现。因为一个人的境遇不佳，所形诸笔端的就不再会矫揉粉饰，他笔下流出的是自己的心声，是自然的、纯真的感情，而惟有自然的、纯真的感情才能真正打动人。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の诗人作家往往在恶境中出现，屈原放而赋《离骚》，司马迁宫而作《史记》，安史之乱造就了杜甫，这都是人们所详熟的。至于明代诗文大家几乎集中在明初与明末，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一个人沉溺在安逸富足的生活中所作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作品，最终总是会被淘汰掉。